



長夜怒濤

(工人家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的教导，把我社过去配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辑出版的工人家史加以补充、修改再版，同时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篇幅。

《长夜怒涛》一书，包括两个矿工、一个纱厂工人和一个烟厂工人的家史。它是旧社会工人阶级身受帝、官、封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有力声讨。

《长夜怒涛》一方面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在那豺狼当道，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又生动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团结战斗的阶级情谊。它以鲜明的新旧社会对比，热情歌颂了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并且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幸福情景。

当我们享受着翻身解放，胜利喜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社会的苦难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叛徒、卖国贼林彪为要达到在我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挥舞起“克己复礼”的破旗，鼓吹孔孟之道，宣扬“仁政”和“天命”，用以欺骗和麻醉人民。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践证明，联系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提高人民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狠批孔孟之道，不信天命干革命，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七五年四月

K259
8044

目 录

矿工怒火	(1)
仁者吃人	(24)
血泪的控诉	(38)
徒工仇	(46)

矿工怒火

鹤壁矿务局第一煤矿退休老工人 王春明

我老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西依太行山，北临善应河，这里土地肥沃，地下煤藏丰富。可是，在旧社会土地肥沃对我们劳动人民来说又有什么用，我们村的土地被两户地主、六户富农霸占去了。地下的煤更没有穷人的份，我家人老四辈下煤窑，被黑暗的旧社会夺去了九口人的生命，到了临解放的那一年，祖传下来的全部财产只有一盏下煤窑用的破油灯和一顶破毡帽。

我家四代人下窑，九口人丧命。曾祖父下煤窑，被砸死在井下。为了糊口，祖父擦干了眼泪，戴上曾祖父留下的破毡帽，提起破油灯，又下井了，干了几年，不幸井下冒顶，又被闷死在里边。祖父死后，家中生活更加困难，不久奶奶就饿死了。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哪里会有我们劳动人民的活路。

四 代 苦 难

父亲兄弟四个，我大伯王帮印，下了茶壶地煤窑，这个窑的资本家，为了赚钱拚命地叫工人多出煤，就是不多花钱

买木头架棚，顶板龇牙咧嘴的，经常往下掉石头，大伯质问资本家好几回，资本家口头上也答应买，可就是光敲梆子不卖油。大伯明知有危险，但是，因为家有几口人等着吃饭，不下井就饿肚子，只得硬着头皮下井了，结果大伯活活被砸死在井下。

二伯王来柱，生来骨架大，是个硬汉子，别人拉一百斤上山直喘粗气，他拉一百五十斤，气不喘，脸不红，碰到别人拉不动时，他还帮一把。有一年，他正在安阳水冶下坡煤窑下井，碰上一次大冒顶，活活闷死在井下。

我父亲王金柱，排行第三，一直在煤窑上干活。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什么活都会干。在旧社会有技术又顶什么用呢！父亲下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才给二斤米，一天二斤粮食，父母和我兄弟四个，实在无法维持生活，无可奈何，父亲把我拉到他跟前说：“春明，你是老大，爹实在养活不了你们，咱不能等着饿死，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于是爹托人说情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当放牛娃。

申万富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笑面虎”。我刚到他家，他就把一头大犍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交给我放。这三头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的快，有的走的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慢。我这个九岁的孩子，照顾了这一头，照顾不了那一头，真是不好放。有一天，我赶着牛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一嘴谷子。这谷子是大地主申天宝宝的。申天宝宝是俺村有名的恶霸，外号叫“惹不起”。这天正好他在路边看见了，他拿着一根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一顿。打一顿不算

完，硬要叫申万富赔他二斤谷子。申万富本来是个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不但不赔，反而在我身上出气，又用棍子把我打了一顿，最后逼得我妈没办法，只得起早贪黑，拾了二斤豆子赔申天宝，才算结束了这场灾难。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一到天黑，累得浑身酸痛，又渴又饿。到吃饭的时候，地主婆见牛肚子鼓着，就给我两个红薯面馍，要是牛肚子不鼓，我连饭也吃不上。就这样，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锅、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个碗，她就打了我一个半死，她还说要不是雇我给她家放牛，我早就饿死了。这是什么话！她打了我，不给饭吃，还说对我好。我想，为什么都是人，地主就能随便动手打我，我就该挨打？就是在家挨饿，也不受他这个窝囊气，一气之下，不干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地主申万富家。

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越发坏了，才四十三岁的人，面黄肌瘦，咳嗽不止，腰也累弯了，不能经常下煤窑，家里连稀饭也不能按顿吃了。父亲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孩子，跟爹下窑吧，不然全家就要饿死。”因为我经常看到从井下往外抬死人，又看到父亲累的那个样子，一听说下窑，我就说：“爹，我怕。”我这么一说，爹掉泪了，妈也哭了。爹紧紧地搂着我说：“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是生活没办法啊！”说了三次，全家哭了三次，最后我还是跟爹下井了。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怀里，爹坐在绳套上，在井筒里转悠转悠地下到井底。把头给了我一个小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指定了一个水坑，叫我保证这个坑不能流满水，把水

提到老巷里。巷道是多么低啊！大人爬着走，小孩弯腰走，好容易熬过了十二个小时，升了井，身上的骨头好象散了架一样。见了妈，我不由得眼泪直往下掉。爹见我哭，就说：“不用哭了，我也是十一岁开始下窑，过几天就好了。”第二天把头给我增加到两个坑，第三天增加到三个坑，一天增加一个，一直增加到五个。我两只手提着柳斗，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来提灯，两脚不停地跑着，提了这个坑的水，那个坑的水又漫出来了，跑得我汗流浹背，汗水流到眼里也顾不得擦了。就这样，五个坑中，总有三个坑往外流水，眼看巷道里的水就有脚面深了。我正在跑得手忙脚乱的时候，把头王黑雷来了，黑影里我没发现他，他可盯着我了，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冷不防打了我一闷棍，打得我两眼发黑，一头栽到坑里，没等我起来，乒乓又是几棍子，打得我皮开肉绽。王黑雷可着嗓子说：“别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来。今天谅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资。”这样，我累死累活地白干了一天，还落了几棍子，这到哪去说理，真没有穷人的活路啊！

童 工 血 泪

我十二岁到了水泉沟煤窑，一个小车拉五十斤煤，我一个人拉不动，就和我们村里的王龙海和王林贵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孩子合起来干，包了两个煤车。一个班拉三十车煤，三个人四斤米，拉不完不能上井。拉上山时，我拉一个

小车，龙海拉一个小车，林贵轮着给我们推车。有一天，龙海拉完十车煤，找了一个黑影地方，刚坐下休息，因支架棚子年久失修，忽隆一声，从顶板上掉下一块大石头，正好压住龙海。我和林贵闻声急忙赶去搬石头，龙海的腰已被压断，空张着嘴哭不出声来。我们背着龙海上了井，去找资本家张好林。张好林是个有两顷地的大地主，又是伪区公所的区长，有钱有势，是一条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头蛇。我们把龙海背到张好林家门口，把门的问找谁？我说：“找张掌柜。”

“找他干啥？”我说：“出人命了，非找张掌柜不可。”张好林出来，就有点不耐烦地问：“找我干啥？”我说：“砸伤了人了，你管不管？”张好林说：“下煤窑是你们自己来的，不是我用大轿请来的，砸伤了与我无关。”我说：“反正是在你们窑砸伤的。”张好林胡搅蛮缠地说：“又不是我搬石头砸的，不服气你们去告吧，我没有时间和你们罗嗦这些事。”说完，把门一关走了。我们年龄小没办法，只好把龙海背到家。龙海的奶奶和妈妈两辈人就龙海这么一个孩子，因为没有钱治疗，十几天龙海就死去了。

我和林贵埋了小伙伴，心里很难过，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窑上，俺俩合伙拉一车煤。有一天，我们从下山往上山拉煤，这个坡很陡，空身上山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我们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实在够呛。我在前边拉，林贵在后边推，一个大煤块把我绊倒，哗啦一声，连筐带人一齐往下滚，林贵冷不防，猛一下冲到煤墙上，失去了知觉。我滚了几丈远才停了下来，脚上划了一个大口子，

我也顾不得痛了，强撑着爬到上边，只见林贵歪着头躺在煤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我急忙大声喊他，林贵就是不吭声，我心里冬冬直跳，连忙背起林贵就走。在大巷里碰见一个把头，他用灯一照，怪声怪气地说：“啊！你们两个小黑鬼不干活还在这里背着玩，劲头真不小啊！”我赶忙说：

“林贵出事了。”把头提高嗓门说：“什么了不起的事，值得这样慌张！”“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把林贵放下。把头用灯向林贵照了一下，林贵小脸蜡黄，头上直出血，腿也摔断了。可是把头却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划破点皮，一会儿就好了。”说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末，狠狠地往林贵头上一揉，对我一摆手：“滚吧。”到了井上，我想背着林贵找资本家说理，可是前几天龙海的悲惨遭遇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资本家的心肠毒如蛇蝎，找他也是白搭，怎么办呢？只有背着林贵回他家。林贵的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去年死在井下，母亲饿死了。林贵的亲人只有大爷和大娘。老两口一贫如洗，林贵被砸得这样惨，他们心里很难过。家里没有饭吃，大娘就出外要饭，不久大娘也连冻带饿死在外面了。林贵和他大爷苦熬，总算活了过来，但是林贵已经成了残废，再也不能干活了。在那吃人的旧社会，真是一面是资本家的黄金万贯，一面是童工们的血泪斑斑。

爹 爹 惨 死

在井下熬过了四年，我已经十五岁了，不光会挖煤，也

学会打井了。爹是煤窑的全把式，采煤、砌碛样样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着做二手活。在旧社会，打井不是那么容易，没钻机，全凭经验，谁能一下子看清地下有多厚的煤层？

有一次，一个资本家看好了一块地方，问爹能不能打出煤来，爹东转西转，看了半天，摇头说不十分保险。资本家一听说不保险，眼睛一转，坏主意来了，他说：“这么着吧，现在我手头也紧，工资按日先发一半，其余的等打出煤来再说。”干了两个月，打了二十丈深，还不见煤，资本家宣布不打了，那一半工资咋算？资本家一字不提，工人们找他要工资，他狡猾地说：“我是有言在先，等出了煤一个也不缺，现在没出煤，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赔在里边了，还有钱发工资？”工人干了两个月算是白干了。资本家只算他的剥削账，哪管穷人的死活。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都是靠骗人剥削起家的。

爹是个老实人，受了几次骗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资本家不喝穷人的血，就不能成为资本家。为了不和富人打交道，他到西山看了几天，找了一块地方，和俺村十二个穷苦人合伙，自己打了一个小窑，挖了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层虽然只有八寸厚，可是人心齐，干劲大，每天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个劳力每天能分一百来斤煤，换点粮食，换点菜，日子总比给资本家干活好一些。约摸半个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看着自己劳动的果实，消瘦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但是，好景不长，在旧社会哪里有穷人的安生日子。一天，伪军队长刘五生从远处看到山上堆着一堆煤，他

象饿狼见了肉一样，垂涎三尺，企图占为己有。第二天他便带着两个兵，拿着铁钎到我们打的那个小窑跟前打井，这明明是欺负人，我们当然不让他打井，双方争执起来。实际上他也不是真来打井，他说：“不打新井和你们合伙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们十二个人一股。”他一不出人，二不出钱，每天挖出的一千二百斤煤，刘五生白白讹去一半，我们十二家每人每天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顾不住，我们几家一商量，干脆不干，刘五生看我们不干了，他这个专靠剥削别人才能活命的家伙，也就只好滚蛋了。

我们被刘五生挤走后，我爹领我到拐头地煤窑给资本家杜成斋打井筒。打井用的井绳，一般都是用皮的，可是杜成斋这个资本家哪管工人的死活，他为了加紧剥削，不买皮井绳，而用麻井绳，麻绳用了几天就磨起了毛。工人们找资本家要求换根绳，杜成斋说：“你们不懂，绳子越湿越结实，不信你们拿根草绳试一试。”工人们说了几次，杜成斋当成耳旁风，根本不理那一套。我爹一气之下就去找杜成斋说理：

“买得起马就备得起鞍，井筒都打了，连根绳都买不起？”杜成斋这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恶狼，他两眼一翻冲我爹说：“你说大话不腰痛，我又没开银行，哪来的这么多钱。”这一天，麻绳还是伸了盘，盘了伸，辘轳还是照常转着，三股绳已磨断了两股，还是照常地转着。正赶上我爹升井的时候，井绳崩的一声断了，我爹被活活摔死在井下。等我把爹背到井上，已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扑倒在爹的尸体上，痛哭起来，想来想去爹是资本家害死的，他若肯买根新绳就出不

了人命了。资本家是吃人的狼，非找资本家算账不可。

工友们连夜给我家送信。天刚亮，妈妈领着几个弟弟一路哭着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我们全家抬着爹的尸体，到杜成斋家去说理，杜成斋家门口站着两个岗，不叫我们进，我们在门口吵，妈在门前哭，周围围了一大群同情我们的群众。杜成斋看躲不过去，只得出来了，他一出门就蛮不讲理地说：“我花钱，你出人，死了怨你自己不小心。”我一步跨到他面前指着他说：“你要花钱买根绳，也不会出人命。”“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杜成斋满脸横肉不讲理了。我就开门见山地质问他：“人死了，你管不管？”杜成斋说：“管。”他叫门警拿了几个馍扔给我。呸！这简直是对我爹爹的污辱。我拿起馍朝杜成斋的狗头上狠狠地砸去，接着我一头撞向这个老家伙。杜成斋见我要拚命了，吓得扭头就往院子里跑，门警赶忙把大门一关，不敢出来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一家的冤仇又往哪里去伸诉，爹爹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了。

七 十 条 人 命

爹死后，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和破毡帽，全家人十分伤心，发誓不再下窑了。为了活命，我妈妈领着我们租种了保长王合几亩地。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也没有穷人的活路，农村同样是富人的天下，保长王合一面逼租，一面催交苛捐杂税，头一天不交，第二天就得加一倍，第三天就得

只有前幾首唱得不錯，丁來孫奏去前代序十二首，又唱了兩首，因全場觀眾口口不



人零全。辭奇難區。謂難而不留。其人漆血膏骨。司其變。
時以爲善。無城非。命而亡。不喜不再不贊矣。小出於十
山入我言。由里聊。黑跡一線直不天。戲面其合王斗易。在轉
惟而一。時獸面一合王計局。才天能人富長。何同得矣。和引
山鏡天三寒。荷一微。則勝失二深。及不夫一火。殊來附也。

加两倍。我家本来就揭不开锅，他这样累计，我们如何招架得了！我们一家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四叔从三杆枪煤窑回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况，日子难熬下去，就劝我下窑。他说，我下一个班二斤米，我弟煤山下一个班一斤米，这样凑合着全家还能勉强活下去。妈合计四叔说得也对，眼前又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就只有这样了。于是四叔带着我和弟弟一道，进了三杆枪煤窑。

三杆枪煤窑在鹤壁一带是个大窑，每个班七十多人。干了几个月，井下的水渐渐地多起来，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放在嘴里尝尝，味道很苦。根据以往的经验，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窑存水了。我又走进掘进头，里边冰凉冰凉的，我用一只手贴向煤壁，整个胳膊好象过电一样，冰凉冰凉的，这些迹象证明，很快井下就要出事了。

我勉强干完这一班，升井的时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我把井下要出水的预兆对四叔说了一下，叫他这几天不要下井，四叔有些犹豫。这时候，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说：“先下这一班，看看再说。”他一面说着，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处，吃罢饭刚想睡觉，听到外面乱嚷嚷的，说是井下出事了。原来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时候，一炮崩透了煤墙，老窑存的水顺巷道往下直灌。工人们看着大水的来势不善，逃命要紧，齐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绳，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起重绳崩的一声断了，七十个工人完全死于井底下。后来才

知道，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李贵本身是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平时杀人不眨眼。那天正好赶上他在井口，听到井下吵嚷声，他知道出了大事了，这个杀人的刽子手，怕工人出来“闹事”，就把井绳砍断了，然后他杀气腾腾地对两个绞车工说：“这事要透出风声，我要你们的脑袋！”

阶级兄弟心连心，绞车工揭发了他的罪行。千仇万恨涌向心头，遇难的家属要找资本家李贵算账，可是这个家伙怕家属跟他干，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人 间 地 狱

四叔和二弟死后，我又一次发誓不下煤窑。真是象俗话所说的，“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紧接着，一间破房子也被保长王合讹去了，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但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着剜心的疼痛，离乡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哪里是个安身之处，实在没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个土窑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里想找个出力的地方，刚进南门，碰见一个穿西服的人，他见我就问：“想干活吗？”我说：“想干。”心里想：真是巧，找不着碰着了。那人接着说：“干一天给一元二角钱，跟我走吧！”我说：“还没有吃饭。”他就顺手给我四个白馍。拿着白馍，我把两个放起来，准备给妈和弟弟吃，剩下两个，我一边走一边吃。谁知这个家伙把我们弄到铁闷子火车上，车门一锁，一个劲地开起来了，

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受骗了。火车从正晌午一直开到天黑，才停下来。

一打开车门，两个日本兵端着枪把我们叫了出来，押到一个土屋里又把门锁上，门口还站了岗，不准出入。该吃饭了，提来一桶水，每人分两个红面馍。夜里，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都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睡不着觉，只好背对背地坐着，一夜之间，脚都冻肿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着枪，把我们押出来，只见四周岗楼林立，周围是一层一层的铁丝网，外加一层电网，活象个大监狱。

日本兵把我们押进一个斜井，井门口站着一个日本兵，井口是个铁栅门，我们进去后，门又锁得紧紧的。我们走到井里，里边又闷又热，又腥又臭，工人们都光着身子，连个破毡帽也没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动作很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新来的人，都露出同情和惊奇的眼光，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太原被骗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人间地狱——大同的圈窑。

圈窑真称得上人间地狱，二十个人有一个工头跟着。这工头不是一般的工头，他们腰里掖着枪，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轻者打皮鞭，重者一棍打个半死，如有半点反抗就地枪杀。

在阴森森的矿井里，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天送两次饭，每人两个红面馍，提去一桶凉水。后来每顿饭给一碗黑豆，